

国际政治

从伊拉克安全形势看新保守主义的局限性^{*}

李 意

[摘要]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谋篇布局的重要作用。以这一理念为基础,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战后安全形势表明,新保守主义并没有达到其预期之构想。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新保守主义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势,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提供全面可靠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 伊拉克;安全形势;新保守主义;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2-0025-30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以国家利益为依托,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国际软硬环境为背景,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基本的战略诉求,着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建立美式帝国。其中,“扩张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最明显、最永恒的主题”。^[1]作为推行小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主导理念,新保守主义被更多地运用在美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集中体现在先发制人打击、单边主义以及扩展民主的所谓“布什主义”路线上。顺着这条路线,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试图推行“大中东计划”。然而,伊拉克战争并未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导致地区形势动荡,使伊拉克成为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平台,也刺激了恐怖活动的扩散。教派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伊拉克几乎陷入内战,民众的处境甚至比陷入内战还要糟。本文从分析新保守主义理论根源入手,通过对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安全形势的研究,揭示出新保守主义理论在美

国伊拉克政策中的局限性。

一、新保守主义理论溯源

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逐步演变成为一股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特点是:大力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认为除道德之外,人天生是不平等的;主张社会的稳定需要保持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传统价值的维护;要求社会节制“过多的民主”;捍卫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度;宣称整个社会应由“杰出人物”来进行统治。^[2]新保守主义由两组观念构成:一组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它强调个人主义、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严厉限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组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其所认同的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的思想。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强有力的领导、有效的法律和秩序,同时注重道德的作用,

*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规划基金项目“海湾地区新安全局势研究”(KX171010)的前期成果。

有强烈的宗教情感,注重宗教在社会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怀疑甚至敌视任何企图消灭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6]由此,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来源于两位思想鼻祖,其中,政治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利奥·施特劳斯,他毕生研究希腊古典哲学及宗教,最有名的著作是《论暴政》。他在书中强调:道德价值具有不变性,存在一种“自然法”,即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有不变的标准,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是,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陷入了相对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对道德价值的抛弃和对理性与文明的欧洲价值的抛弃。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敢承认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优越,从而导致对暴政束手无策。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清晰地看到了邪恶的可怕,这些个人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社会制度有好坏之分,而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就人的充分发展而言,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4]

新保守主义军事思想方面来源于战略专家阿伯特·沃尔特泰尔。沃尔特泰尔曾在加州大学任教,担任过里德公司研究员、国防部顾问,是美国核战略的制定人之一。他最早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战略既不道德(大量杀害平民),又没有效力,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领导人都不会做出可能带来“各自自杀”后果的决定的。他因此提出一个替代战略——“逐步反应”或曰“逐步升级威慑”,后为美国政府及北约所采纳。按照这种战略思想,要准备打有限战争,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能够攻击敌方军事设施的高精度的“智能武器”。^[5]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新保守主义者的理论实践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其政治哲学有两条:一是自由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二是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难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描述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6]

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大为走红,其思想理念诸

如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塑造更好的政治制度、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以及坚定地反对暴政等都与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就这样,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一时间,“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的论断四起。新保守主义似乎已经主宰了历史。

二、新保守主义理念对伊拉克新安全局势的影响

“9·11”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中东便成为美国新的战略中心。^[7]2002年初,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查尔斯·克劳塞默声称,美国的反恐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报仇和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而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目的是搞掉萨达姆,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8]随后,新保守派们还提出了一个重塑中东的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1)用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整个中东地区,从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威胁;(2)为其他地区做出榜样,以便在其他地区推行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3)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进而从能源上遏制其他大国的发展;(4)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建立“美国统治下的持久和平”,即将“单极制度化”。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可见,不论是美国的大中东计划,还是反恐战争都把打击伊拉克和倒萨作为首要目标,因为被新保守派左右的布什政府原本以为一旦伊拉克问题解决,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自由的样板,巴勒斯坦等棘手的中东热点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战后伊拉克的局势并不像新保守派设计的那样令人满意,其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伊拉克战争后发文指出:“中东或伊斯兰世界是问题的中心,几乎所有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的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大战役。而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9]的确,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如:伊拉克局势并没有根本好转、驻伊美军不断增加的伤亡、重建所需的巨额费用、虐俘丑闻、美国和英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假情报和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发现美英所谓的萨达姆所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些都使美国

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根据“先发制人”战略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进而怀疑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可行性。据伊拉克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战后这几年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史无前例的。面对这种局势,伊拉克政府曾试图采取新措施改善伊拉克社会状况,特地为建立安全与稳定拨出专款。于2006年5月20日宣誓就职的伊拉克战后首届政府总理努里·马利基上任就把建立安全定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日程,并就伊拉克不安全的局面与伊拉克各宗派、部族和政党领袖举行了会谈,劝说他们为推进这一计划做出努力。此外,马利基还动员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反恐”,努力改善不安全的状况。在此框架内,伊拉克70个部族的首领齐聚巴格达,就帮助政府建立安全与稳定达成共识,并计划在巴格达组建一个专门地方委员会,为那些出于安全因素而逃离家园的难民重返故土做准备。^[10]该委员会决心通过加强伊国内有关方面的合作,不给破坏分子在伊拉克宗教与种族之间制造分歧、挑拨离间以时机。马利基提出的对话与和解计划也可被看作是为了解散各派武装、为外国军队撤出进行安排、解决安全问题等举措。但由于种种原因,目标至今无一实现,这和美国的一系列对伊政策密切相关。

伊拉克现已取代巴以冲突成为了中东地区战乱的主要策源地,^[11]安全问题始终是伊拉克战后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没有取得民族和谐的前提下,美国对伊拉克强行移植美式“民主”政治,强行进行权力和资源再分配,非但不能缓解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教派别间长期积累的怨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原有的矛盾,造成伊拉克教派、部族和政治力量间武力冲突和仇杀的频繁发生,这是伊拉克安全持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此外,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尽管美英联军和新组建的伊拉克治安部队反复在伊各地进行清剿,但据伊情报官员估计,在伊拉克境内“专业”和“业余”的反美武装人数竟多达20多万,这还不包括反美武装的同情者。爆炸、枪杀、绑架事件有增无减,当然美军是武装分子袭击的首选目标,路边炸弹和狙击手成为美军疲于应付的两大杀手。面对日益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局势,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不论是美军,还是多国部队都无法歼灭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伊拉克严峻的安全形势将持续8年、10年,甚至12年。^[12]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反思伊拉克:前进的道路》一文中指出:在伊拉克安巴

尔等地的抵抗活动主要不是圣战分子向美国发动的宗教战争,而是逊尼派在争夺这个国家的控制权。伊拉克的逊尼派反美和什叶派仇杀完全是美国伊拉克政策造成的:(1)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将什叶派推上伊拉克统治地位,解散了原本由逊尼派担任军官的前伊拉克军队,查禁了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复兴党,解雇了5万名政府官员(大部分是逊尼派),关闭了数千家国有企业(许多由逊尼派经营),这些逊尼派穆斯林失去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甚至谋生手段,反美情绪强烈,也视上台的什叶派为仇敌,其中一些人成为反美武装力量的领袖或骨干。(2)由于安全形势严峻,经济无法恢复,伊拉克失业率持续上升。扎卡里亚认为,保守地估计,伊拉克失业率在30%至40%左右。由于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形势相对正常,非库尔德人地区失业率应接近50%,而在逊尼派三角地带的部分地区,失业率已超过了70%。^[13]在任何国家如此高的失业率延续三年之久,平民都会骚乱。(3)美国组建的伊拉克政府军警,基本上由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组成。逊尼派感受到的是威胁增大,因此反抗只会更加猛烈。(4)伊拉克什叶派虽然因美军入侵而上升为掌权势力,但并非都是美军的合作者。萨德尔领导的“迈赫迪军”就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此外,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什叶派联系密切,而伊朗又与美关系紧张。美担心伊拉克什叶派掌握绝对权力会导致两伊什叶派联手反美。所以美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过分削弱伊拉克逊尼派势力,美需要用逊尼派力量牵制什叶派。因此,现在的局面就是:美军既无力制止反美武装对美军的袭击,也无力阻止由它挑起的伊教派间的血腥仇杀。

据2006年12月6日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称,驻伊美军死亡总数已达2900人。^[14]这个由美国国会授权、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组成的研究小组,经过长达8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向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有关伊拉克战争评估及相应对策的报告。报告称伊拉克局势非常“严重”,正在“恶化”,美国在伊拉克没有取得成功,也没有什么途径能确保在那里取得成功。该小组负责人之一,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甚至明确表示:“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伊拉克问题。”在这份报告中,研究小组所提建议多达79项,而最令人关注的内容可归结为两条:一是敦促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开展新的外交攻势,尤其是摒弃前嫌同伊朗和叙利亚讨论解决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二是改变驻伊美军的主要任务,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从伊拉克撤军。^[15]这份报告面世后引起极大反

响, 布什总统表示, 他将认真对待这些建议, 并希望国会能认真考虑。虽然国会和政府可能不会同意报告中的某些观点和建议, 但深刻反思新保守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对伊政策已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 如果说对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第一场冒险实践的话, 那么伊拉克战后安全局势将会逐步导致新保守主义的困境乃至终结。^[16]事实的确如此, 战后伊拉克不仅没有在民主的道路上起步, 而且变得更加不稳定。美军一旦撤出, 伊拉克就可能陷入内战, 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甚至可能诞生一个比萨达姆更坏的暴君。在这场复杂程度远超出人们意料的战争中, 新保守主义消灭恐怖主义的速度, 恐怕还赶不上它催生恐怖主义的速度。更重要的是, 在“9·11”后, 高唱道德主义高调的新保守主义使美国在全世界的道德权威全面下降。这虽然不足以挑战这一“自由帝国”的权力, 却将无可避免地大幅度提高其统治成本, 降低其主宰世界的效率。很难想象, 在走出伊拉克困境之前, 新保守主义还能再获生机。

三、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自身的对立面。同样, 以新保守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美国对外政策亦然。当美国不断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优势进行全球扩张、扩大美国自身利益时, 新保守主义理论内在的局限性必然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凸现, 这些局限性可概括为:

1. 单边主义的悖论。

单边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概念, 它强调拒绝多边束缚, 恢复行动自由, 并在强调实力的基础上为维护单极霸权而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行动。^[17]“9·11”的强力冲击固化了美国决策当局的军事安全意识。在实际权力的建构、配置与运行中, 布什政府强调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 有时甚至以极端实用主义的方式加以凸现。此外, 美国还强调军事威胁遏制与外交协调斡旋艺术有效的结合, 突出对外战略中军事后盾的作用, 加速全球军力的配置与优化组合, 实现战略重心转换。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来看, 美国始终无法摆脱权力政治的生存状态, 对实力的垂青、对军事力量的痴迷、对权力政治的迷恋始终贯穿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权力政治——长期支配国家间关系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似一颗政治毒瘤始终环绕在美国这样一个强权国家头脑之中。因此, 在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行动时, 很容易产生对权力政治的固守。另外, 单边主义极易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而美国在冷战后对自身所拥有的外交资源的配置与运用表明, 美国在诉诸武力方面拥有准垄断权, 这从侧面强化了美国外交为军事服务的力度与强度, 加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随着其军事化配置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权重的日益加深, 其外交政策逐步脱离既有的运行轨迹, 从而违背“外交政策必须以使维护和平成为可能, 使战争的爆发可以避免的方式来处理”^[18]的初衷, 引致美国外交政策为军方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困境。伊拉克战争就将美国对权力政治的固守、对单边行动的滥用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结果也是发人深省的。

的确, 美国已经为单边主义行径付出代价。根据现实主义理论, 在国家间政治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下, 国家安全至高无上, 国家生存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 而对涉及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主权的维护是各国进行对外活动的首要考量。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无疑对他国的主权构成了或潜在或现实的威胁, 必然与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国际法主权原则及相关派生性原则构成或隐性或显性的冲突, 从而缺失外交政策的合法性, 由此美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也肯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与反对。而其他国家在自身实力的局限下, 很可能运用自身所拥有的软权力强化对美国的柔性规制。在这样一个消极螺旋中, 美国自身影响力的下降就成为必然。

新保守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 即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政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将之解释为“力量确保安全, 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19]而“9·11”事件后, 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被击碎, 人们越来越相信, “在全球化时代, 绝对安全和全面防御都是无法企及的”。^[20]难怪拉姆斯菲尔德也无可奈何地认为: “美国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 美国已进入一个新型的敌人向美国的城市和人民发动新型攻击的新时代”。^[21]针对这种无常态、无定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美国单靠自身力量, 即使采取军事打击、“先发制人”的措施也仍然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另外, 美军占领下不断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形势, 进一步证明了单边主义实施过程中不断遭受着困境, 新保守主义所崇尚的单边主义使美国国家安全理念逐渐失去实践之基, 也使美国失去了盟友的支持, 对其软实

力与名誉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 推广全球民主的逆境。

美国对外战略以推进民主和促进人权改善作为主导型依托手段,通过加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软权力渗透,全面架构起美国的优势战略地位。正如美国思想家布鲁姆所说,“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别的道路也能走得通,不了解天外有天。”^[22]新保守主义持有坚定的“美国信念”和“天赋使命论”,并把这种“美国特殊论”作为其霸权战略的理论依据,从而理所当然要承担其向全世界传播这一文明的使命。他们认为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而非坐等民主的扩散。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里缺乏民主,美国有智慧、有能力去修正这个问题。他们梦想着伊拉克战争过后,民主会很快到来并且无痛地降临到伊拉克。这种对民主转型过分乐观的估计,可以用来解释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原因。起先,战争支持者似乎认为,对于那些转型社会来说,一旦当强迫性的体制变化发生时,民主是会自然到来的,而不是一个长期的体制建立和改革的过程。但是他们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伊拉克的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23]

可见,现实总是要比理论和政策更加复杂,现实也不总是按照一套制定好的程序朝着策划者预期的目标前进,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背离。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是新保守主义在实践中的胜利,那么伊拉克战争后的局势则让新保守主义者难以自圆其说。美国原本想在伊拉克开辟推进中东民主构想的试验场,但伊拉克的不安全形势使得美国政府处在一种人在巅峰,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

3. 意识形态的困惑。

布什政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全球推行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是美谋求全球称霸的思想支柱。这些思想无疑出自于新保守主义观点,即典型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理念,黑白分明地界定善良与邪恶。正如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言: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该盲目地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而不问其政权性质。^[24]遵循这个理念,新保守主义者始终对不同制度的国家持有警觉和敌视的态度,并把伊拉克等国家定位为主要威胁对象而采取单边行动加以惩戒。“9·11”五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几天,小布什在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讲,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是“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民主

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25]这种由敌人界定国家利益,并相应制定对外政策的思维在外交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不现实和非理性的困境。

另外,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理念导致单纯国家利益诉求的悖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状态,国家间利益的相关性也悄然呈现,国际社会的特征渐趋以非零和博弈为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试图通过打击对方来赢取本国特殊利益的行为,必然也会使本国的相关利益受损,且一定程度地影响本国经济活力的发挥。可见,主义或思潮有时能够进行自我预言的实现,有时却与现实政治背道而驰,美国占领伊拉克后的安全局势恰恰是这一悖论的最有力明证。

总之,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谋篇布局的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边、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中陷入困境,构成在指导实践时出现的理论悖论。随着美国国内反战呼声的日渐升高,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备受质疑,而伊拉克的重建事关全局,其安全形势的日益恶化不断证实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局限性。的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通过经贸联系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受益的状态之中,美国也不可能因为担负着领导世界和制定世界新秩序的责任而不受到任何约束和阻碍,它也需要盟友与伙伴的支持,它也需要安全与和谐的环境。因此,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新保守主义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势,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不能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提供全面可靠的指南。新保守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上的缺陷,将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注释]

- [1]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 [2] 徐永祥、贺善侃:《现代西方社会思潮》[M],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
- [3] 刘军宁:《保守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 [4] Leo Strauss, *On Tyrann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ring 2000.

- [5] 马为民:《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哲学》, <http://news.sohu.com/20051022/n227277080.shtml>。
- [6] Max Boot, “Think Again: Neo conservatism”,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users/login.php?story_id=2426&URL=http://www.foreignpolicy.com。
- [7] 潘忠岐:《美国新中东战略及其内在困境》[J],《国际论坛》2006年第4期,第3页。
- [8] Charles Krauthammer, “Redefining the Wa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02.
- [9] William Kristo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Continues”, *The Weekly Standard*, May 12, 2003, p. 9.
- [10]《伊拉克被占领后出现的危机》, <http://www.irib.com/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u/ykwei/ji/ykwei%20ji161.htm>。
- [11] [12]李国富:《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结束了吗?》[J],《当代世界》2006年第2期,第16页。
- [13] 法里德·扎卡里亚:《反思伊拉克:前进的道路》,转引自安惠侯:《紧张战乱又一年》[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第6页。
- [14] 吴建友:《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压力》[N],《光明日报》2006年12月8日。
- [15]《研究报告难破伊拉克困局》,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07/content_5450711.htm。
- [16] 薛涌:《伊拉克 新保守主义的终结者》[N],《南方周末》2005年10月21日。
- [17] 谢莉娇:《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悖论》[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43页。
- [18] [美]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找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5页。
- [19]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第41页。
- [20] [美] 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M],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 [21] 任晓、沈丁立:《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M],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页。
- [22]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J],《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页。
- [23] Francis Fukuyama, “After Neoconservatis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06.
- [24] 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 [25] 陈玉刚:《“反恐”与“反美”》, <http://www.southcn.com/opinion/gjgc/200609260679.htm>。

作者简介: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级在职博士生。
(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7-01-04

修改日期:2007-01-22

CONTENTS

Theoretical Probe

- 1** On the Basis of Rule of Law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by Zhang Shengjun*

To study the goals and realistic approaches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s one of the unavoidable and vital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trend, and its realistic basis comes from the inner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10**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and Strategy *by Zhou Piqi*

Grand strategy is the statecraft, which affects the surviv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tate. Many leaders and commanders in chief attach great attention to the making of grand strategy, and numerous scholars devote their lives to the studying of its laws. Naturally, grand strategy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human thinking, an attemp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mould reality.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comprehensive, confrontational, strategic, and forward looking.

- 15** Metaphor and Construction of IR Theory *by Lin Minwang*

Metaphor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us to grasp the abstract world through the personification of social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re are a lot of metaphors. The author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metaphor in theoretic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then focuses on metaphor in IR theories. The main intention is to re-read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us gaining some enlightenment in theory innovation.

- 20** From Foundationalism to Anti-foundation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 to IR Normative Theory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by Li Kaisheng*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value and communitarianism were facing furious criticism from post modernism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resulted in the rise of anti-foundationalism. Although anti-foundationalism has some positive function, it is hard to play a great role in explaining the world and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R theories because its goal is de-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construction. We should go beyond anti-foundationalism and advance a comprehensive value framework on the base of the available components of foundationalism and anti-found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25** Limitations of Neo-Conservatism in Terms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Iraq *by Li Yi*

The core of Neo-Conservatism is military priority, world-wide democracy and unipolar hegemony.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ush's diplomatic policies. Based upon this theory, the U.S. launched the Iraq War, bu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fter the war proves that Neo-Conservatism is not successful.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untries, Neo Conservatism shows it has great limitations. It cannot provide the U. S. overall and reliable theoretical guide.

- 31** The Re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in Russia and Its Policy Proposal *by Bi Hongye*
As a response to the "Learning to the West" diplomacy and the "shock therapeutics" radical reform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Eurasianism with a strong geopolitical tinge reemerged in Russia 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specially, diplomatic fields. With the decline of Russian power and Russia's hard transition as background and the rebuilding of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world pattern as its goal, current Eurasianism endeavors to work out the direction of Russian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on its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scope of geopolitics.
- 36**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ASEAN's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by Zhao Yinliang*
ASEAN's regional governance lays emphasis on participation, partnership,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is in concert with the trend of soft regional integration.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Southeast Asia has witnessed profou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soft governance pattern which is based on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has been the new catalys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SEA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ubregional, multi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mmunity with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and is deepening their concerted demand for regional security.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such demand lies in the seeking f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SEA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le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42** Iran's Nuclear Issue: Israel's Dilemma and Options *by Wang Xinlong*
Since its founding, Israel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its relations with Iran. Currently, owing to Iran's nuclear projec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further aggravated and threats of attack are uttered. In the face of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Israel has three options: economic sanction, military attack and nuclear co-existence with Iran. Israel's choic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Israel and Iran but also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The first choice for Israel is to ur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force Iran to give up her nuclear ambitions by economic sanctions. But the possible option for Israel is to choose nuclear coexistence with Iran.
- 47** The Level Analysis of the EU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by Ding Yinhe & Zhang Xiaojing*
During the cold war, west Europe played the role of a regional actor in the bipolarization structure and its foreign strategy was geared to and served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growing EU changes from a regional actor to a global actor. EU executes multilateral foreign strategy, whose core aim is to turn itself into a polar parallel to the US. Europe is still EU's focus but at the same time, EU moves into other regions. The writer will analyze the strategy o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good neighbor level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52** The Structure of Sino-U. S. Interdependence—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y Yu Wanli*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effort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ino US relations.